

序

兩年前出版了暢銷、叫好、又贏獎的《柴米油鹽醬醋茶》，就擱筆了。五年之內連續出版了六本新書，又再版了三本舊作，真的，看見紙筆就煩。

同時，又剛為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精英領導開了一門研究院水平的神學課。單是教書就夠忙了。

也正是要教這樣的學生，知道自己不足，也不配，我才不斷地思想、探索、研讀一些事奉上基本功的大題，如：呼召，異象，恩膏，身份，交棒，難關等等。每次教完了，就算煮得半生熟，同學們都追問：“你會出書嗎？”

不會，也不想。

直到去年九月在巴塞羅那重摔一跤，小中風了，整個人塌了。幸得兩位中醫悉心照料，一個配藥，一個針灸，雙管齊下，讓我很快恢復了十之七八。妻兒同工都督促我減少奔波，留多些時間寫心得。

我心裡同意他們的規勸，但行動上並沒有附從。

有一次妻子提及兩歲多的孫女，說她喜愛在家中搜我的書出來，指著扉頁作者簡介的小照片，大聲歡呼：“爺爺的書啊！爺爺的書啊！”

我心軟了。別人家喜歡，不也了了。孫女喜歡，那我就再寫吧，而且是會寫一套《成功事奉錦囊》。

誰知道——

十八年之後會不會又是一條事奉好漢？

王一平 序
零九年七月
孫女訪港期間

呼召

“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，看見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得烈，在海裡撒網；他們本是打魚的。耶穌對他們說：“來，跟從我！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”他們就立刻舍了網，跟從了祂。從那裏往前走，又看見弟兄二人，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，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，耶穌就招呼他們。他們立刻舍了船，別了父親，跟從了耶穌。”（太四：18-22）

呼召氾濫

傍晚在樓下公園緩跑，迎面碰見兩位尋常之至的屋苑師奶。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們穿著一模一樣的紅彤彤的特大碼 T 恤；心口印著一句英文：

“I am called!”

這正是上兩個星期在香港機場博覽館辦的國際宣教大會的主題：

“我是給呼召的！”

我記得很清楚。因為那天下午我在會場二樓貴賓室同幾位講員交流後，一起走出門口時，碰見一班十來歲的青年穿著同樣的 T 恤，在電視攝像機前一躍而起，人在半空中，高呼這句口號；先喊英文，再叫中文。

當時，我還向他們豎起大拇指給他們鼓勵。如果不是怕給她們誤會是登徒子，我也有衝動向那兩位肥胖的阿嬤豎起大拇指，欣賞她們也有呼召。

“呼召已經演變得陳詞濫調了嗎？”我一路跑，一路忍不住思忖。

老天作證，我絕無絲毫小看這兩位鄰居阿嬤，因為在聖經裏，包括舊約新約，都記載了不少有呼召的婦女。我更是不敢看扁那些蹦蹦跳跳的少年人，“寧欺白鬚公，莫欺少年窮”——豈不知他們當中沒有明天的戴德生、王明道、葛培理？

而且，從廣義來說，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呼召，好像大使命的呼召，大誠命的呼召，聖潔的呼召，彼此相愛的呼召……

但是，從傳統來說，呼召是一個很神聖的，來自上帝本身的一個詔命；領受的人，會以使命感來回應。